



不停歇的創作漩渦

陶藝家黃耿茂專訪

The Ceaseless Swirl of Art: An Interview with Ceramic Artist Huang Keng-mao

採訪・攝影／林千琪 Lin Chien-chi・圖片提供／黃耿茂 Huang Keng-mao



2



陶藝創作在臺灣的定位始終不清晰，對於許多專心投入創作的藝術家來說，總有看不清前方的感慨，然而對於陶藝創作者黃耿茂而言，他總能持續以穩健的步伐，來築夢踏實一次次的創作理想。

來自京畿道雙年展的肯定

曾榮獲2009第五屆韓國「京畿道世界陶瓷雙年展」（Cebiko）評審委員獎（Juror's Choice）殊榮的黃耿茂，其實並不是個廣為角逐世界各大展的那種藝術家。黃耿茂表示，他當時只是覺得差不多可以為自己留些紀錄，於是決定送

件試試看，沒有想到真的獲獎，心情除了覺得相當興奮之外，更重要的是，這一次的參展拓展了他的眼界，「藉由這個展覽的平台，可以與世界各地優秀的創作者交流，真的是非常難得的機會」，黃耿茂回想起當時這麼說。

黃耿茂提道，京畿道雙年展中的作品樣貌相當多元，徵件作品主要分成兩大類：Ceramics for Use（實用）和Ceramics as Expression（表現），他參加的2009年度共吸引了來自70個國家的藝術家共襄盛舉，徵集了共3196件作品。

其中一項展覽周邊系列活動「工作坊」（workshop），令他尤其印象深刻，這是由13位韓國當地著名的陶藝家和9位來自美國、英國、中國、日本、西班牙、阿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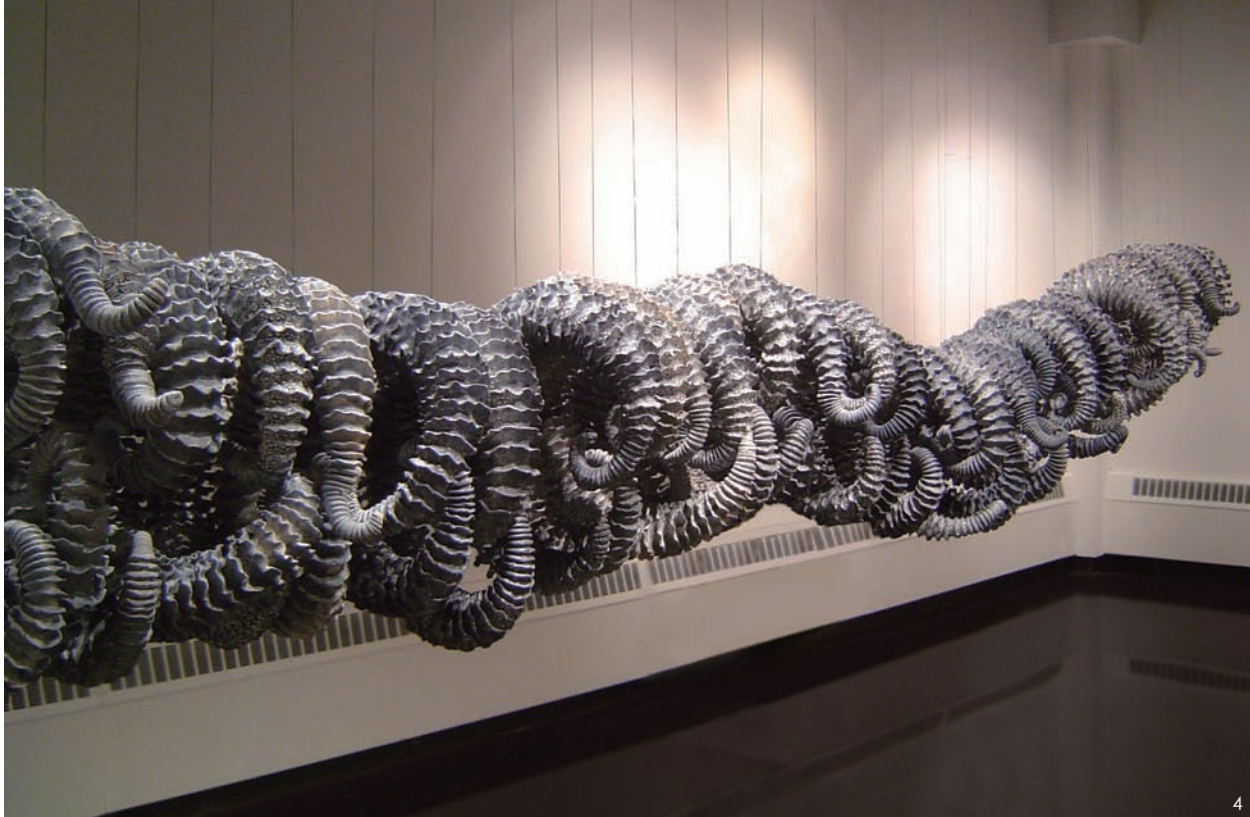


3

1 陶藝藝術家黃耿茂講述創作以來的一路心得
（攝影／林千琪）

2-3 黃耿茂 線性繁殖花器#1
陶瓷 24×24×35cm
2007

4-5 黃耿茂 線性繁殖#1 陶瓷
200×45×45cm 2008



4

廷、丹麥、波蘭和瑞典的陶藝家，在工作坊裡舉行藝術家現場創作與示範，除了讓民眾可以近距離地與藝術家互動，藝術家們更能趁此機會實作交流。

展覽期間，黃耿茂也巧遇了他於美國進修時曾有交集的美國陶瓷藝術家陶德·夏納費特（Todd Shanafelt），黃耿茂對於再度相遇的奇妙緣分十分感動，他利用機會觀察藝術家的靈感、風格、沉潛與醞釀之於時間的關係，展現於作品上的不同遞嬗過程，因此領會到各項因素對於藝術創作的相異效果。他說，這也是他參展的一大收穫之一。

茂滿滿的能量。提出畢業製作時，指導教授對他的作品十分驚豔，說了一聲：

「wow！」讓黃耿茂大受鼓舞，最後也以這個名為「線性繁殖」的系列，參加京畿道世界陶瓷雙年展，初試啼聲即獲得國際級的肯定。黃耿茂說：「當年指導教授的話言猶在耳，他提醒我要創作出令人印象深刻，同時兼具自我風格的作品。教授的話雖然簡單，但是要做到卻十分不易。」不過努力不輟的黃耿茂，確實將之奉為圭臬，希望在每一步的歷程中，將心裡的想法如實地呈現出來。

生命力量的轉換呈現：「線性繁殖」系列

細觀黃耿茂的創作歷程，可以發現他對於藝術的堅持始終如一，從師院畢業到前往美國北伊利諾大學（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）進修藝術創作碩士學位，他的創作熱情未曾稍減，理路則發展得愈來愈清晰。在美國就讀期間，他積極地參與展覽、發表作品，同時在學校中擔任研究助理，還申請通過了大學獎學金，在不斷與各方藝術家的互動下，這段充電的時光給了黃耿



5



6

由帶著海洋與貝殼色彩的一圈圈波浪狀形體構成的「線性繁殖」系列，可以說是黃耿茂至目前為止的代表作品。黃耿茂表示，這個系列的靈感來自海洋生物，認為創作不能脫離生活環境的他，希望藉由作品提供觀者一個觀看世界的新角度。「我覺得藝術家不能與社會脫節」，他說，「我很慶幸我的創作總讓我與這個社會保持一定的互動，因此每次的經驗都可以回饋到自我的創作底蘊中。」

「線性繁殖」系列以來自地球母體亙古偉大的生命能量為概念核心，黃耿茂

綜合了海洋生物悠游的姿態與植物生長的層次化結構，透過此種雙重鋪陳，呈現出大自然生命的韻律，同時又表現出有機性的特化結構。整件作品於是形成了對生命能量轉換的一次詮釋。

強調以「土」為創作素材的黃耿茂表示，地表的土就好比覆蓋著地球母體的肌膚，是所有生命的起源與終點，各種生命能量在「土」之中交換、萌芽、生長、蛻變等的情形，就是黃耿茂希望表述的核心，「『漂』、『憩』、『漫』和『共生』四大主題就是我在創作中所表現出的生命能量轉換的過程」，他如此說。

6 黃耿茂 線性繁殖一憩
陶瓷 65×20×28cm
2007

7 黃耿茂 線性繁殖一漂
陶瓷 65×14×15cm
2007

8 「線性繁殖」系列在陶博館
展示現場

9 藝型創作工作室為新北市萬里國小製作的公共藝術作品〈讀書牆〉

10 藝型創作工作室為基隆特殊學校製作的入口意象〈季風的禮物、雨的祝福〉



7



8

這個系列於陶博館現場展出時，黃耿茂在作品下方還特別鋪設了代表能量的白米，凸顯出作品中抽象的造型所賦予作品神祕未知的意義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作品的底座是黃耿茂將支撐作品的鐵架與陶以1100度一同燒製，這除了可以讓作品的結構更緊密，也讓主體造型可以如輕盈地如懸空般漫遊。黃耿茂在作品的表面施以化妝土，並漸次調整乾燥和燒製收縮的比例，使土體表面龜裂呈現如地表的質感，好像覆蓋著地球母體的肌膚，也使作品得以回歸黃耿茂的創作核心。

從獨力創作至團體合作

就讀臺北師院（現臺北市立教育大學）時，黃耿茂所受到的訓練十分扎實，「無論是火、土、釉料、質感、顏色、燒製等等工夫的各種實驗，我都有深刻的體會經驗」，黃耿茂語中肯定大學時代所為他奠定的創作基礎；然而，語氣一轉，他感慨地說道，「我現在在母校兼課，發現今日的學生往往對於實作不重視，有眼高手低的通病，有些學生到工作室親自實作後，才驚訝發現到實作需要深厚的經驗與技巧，這是身為一個老師在課堂上說得再多，學生若沒有下過工夫也無法體會的事實」。黃耿茂深切關注當前學校教育與學生觀念的培養，對當代藝術創作大環境的問題念茲在茲，他所提點的問題雖然短時間內難以速解，但至少他一步一腳印從自身做起，認真地改變他看得見的地方。

因為執著於創作帶給自己的成就感，師院畢業後，黃耿茂進入一所小學教書之餘，仍利用教學空檔將創作所需的器具一一備齊，為的就是延續自己的創作之路。後來到了美國進修，黃耿茂領略到文化差異與創作思維的當代演變，於



是將自己的理念深化與反芻，臺灣與美國迥異的視野，正好提供了他最佳的創作養分。

取得MFA學位（藝術碩士，Master of Fine Arts）之後，黃耿茂決定全心投入創作，於是成立了「藝型創作工作室」做為自己的基地，如此一來，他也終於有了足夠的空間可以製作大型的陶瓷作品。他開始讓陶瓷作品從桌上的小型裝置移到了戶外空間，同時為了順利讓工作室能夠持續營運下去，他也召集了幾位志同道合的夥伴，一起承接各單位的公共藝術案件，成果也相當不錯。



這些陸續承接的案件，包括了在新北市萬里國小請學童共同參與創作的讀書牆作品；融入學校地理環境特色的基隆市中山高中校內廣場的作品〈迎曦啟航・中山鷹揚〉；還有在基隆特殊學校為舊建築語彙賦予新意的新釉色之入口意象〈季風的禮物・雨的祝福〉等等，再加上近期為金門縣政府製作的老街公共藝術品繡墩座椅，每一次的案子都考驗著工作室的實績能力，黃耿茂說：「現在這個時代，只會創作是不夠的，能否把自己的藝術經營下去，才是考驗真工夫的地方。」把經營的能力放在當代藝術家能否成功的第一條件，確實是時代新趨勢下的改變。

對於工作室因現實壓力而轉型的歷程，黃耿茂認為只要能讓團隊繼續走在陶瓷創作的路上，就是值得的，而在一次次的公共藝術接案過程裡，黃耿茂表示自己也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成長，「以前獨立創作的時候，覺得要跟公家機關打交道是一件很讓人反感的事」，黃耿茂說，「但是現在接案的經驗多了，開始覺得駕輕就熟，同時也了解到每個機關都有自己做事的方法，我們只要把自己該做的做到盡善盡美就行了」。他神采飛揚地接著表示：「當每件完成的案子都大受好評時，也間接地鼓舞了我

們，讓工作室裡的團隊對於每個即將到來的工作都充滿期待，躍躍欲試。」

洋溢在工作室裡澎湃的熱情

現在的黃耿茂，說自己已從獨立創作轉型為團隊創作，再三強調自己只是帶領團隊的一員罷了，所有屬於工作室的成就，都應該歸於團隊裡所有的夥伴們，「尤其現在我們進行的作品都算大型，根本無法只靠一個人的力量完成」，黃耿茂認真地說，「所以我也很感謝能找到這幾位夥伴，大家一起共同在陶瓷創作這條路上努力」。他對夥伴們的能力也十分肯定：「我現在的團隊夥伴們，每個人的專長都不太一樣，除了可以互相觀摩學習之外，也讓工作室得以發揮最高能量。」

不過也因為團隊工作的關係，黃耿茂坦言自己肩上的責任也更重大，工作室裡大大小小的事務都得自己打理，特別是財務收支的處理，向來都是藝術家的弱項，但是黃耿茂仍憑一己之力找尋適合的案件、把企劃書做得盡善盡美、將接案進度安排得宜，克服所有困難。他表示，這些他現在已經上手的工作，都是給半推半就磨練出來的，這些變化完全在他的意料之外，但是他做得十分開心與滿足，而他的動力就來自工作室的

- 11 陶瓷繡墩的手工製作過程，全程都需要在溫溼度控管的环境中製作，以免引起胚體的熱脹冷縮而毀損。
(攝影／林千琪)
- 12 工作室裡器具繁多，代表著團隊的十八般武藝。
(攝影／林千琪)
- 13 目前工作室正在進行金門縣政府委託製作的陶瓷繡墩
(攝影／林千琪)
- 14 工作室裡的其中窯邊一景，每座窯都是黃耿茂團隊辛苦點滴累積而來的。
(攝影／林千琪)
- 15 每座陶瓷繡墩的造型、紋飾全都不相同，在在顯示著藝術家的美感與技巧。
(攝影／林千琪)



夥伴，他們一致朝向夢想的藍圖前進，將彼此緊緊繫在一起的，就是對創作的熱愛與執著。

另一方面，團隊工作對隨性的創作態度也產生了影響：「現在成立了工作室這樣的型態，等於強迫讓我把創作當作準時上下班的工作，進而每天要求自己要有規律的進度，讓創作成為一種習慣。」這樣的方式對藝術家的創作而言，確實是可以達到某種程度的督促效果，也因此讓黃耿茂的工作室總是洋溢著滿載的能量。

直率爽朗的黃耿茂，自嘲自己投注在創作上的歷程是條不歸路，「但是喜歡上了也沒辦法」，黃耿茂如此說。與臺灣的所有的藝術創作者無異，黃耿茂

表示，要仰賴創作生活下去確實有難度，以他自己來說，同期的畢業同學中，目前僅剩兩位繼續走在創作的路上，「有再多的熱情，也總是要有飯吃吧！」黃耿茂道出了藝術創作在臺灣社會的弱勢地位，「我曾經想過申請補助這件事」，他說，「不過我又想到如果可以想到辦法用創作來自食其力，豈不是

一件更好的事？」因此他才開始專心找適合的公共藝術案件來承接，現階段各方面的運作尚稱順暢，黃耿茂也很慶幸自己在志業與現實中尋找到了平衡點。

採訪當日，工作室裡正忙著進行金門縣政府的老街公共藝術作品——繡墩，團隊夥伴們忙著在電腦上繪圖，以及為胚體製作精細繁複的手工雕花，旁邊放著一個個造型與圖紋各異的繡墩胚體。這個案子要完成幾座繡墩呢？黃耿茂答道：「30座」，而製作時間大約也只剩下個把月，看到每一座繡墩的製作都如此費時，其時間之緊湊、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。

訪談中，黃耿茂笑說曾有志同道合的藝術朋友說，作陶藝就像是面對一場漩渦般的詛咒，其實說是「詛咒」不免言重，他解釋，這個漩渦的意象來自於捏陶製陶時不停轉動的轉盤，面對著眼前的漩渦，心中卻是無比的寧靜與滿足，彷彿可以將世事完全棄絕，而這道漩渦，除了吸引藝術家藉由創作抒發觀點與交流情感，更緊抓著藝術家對於深陷陶藝創作那般無可抵擋的迷戀情結，用這樣的方式來形容自己最愛的創作工作，應是人世間最完美的比喻。🌱

